

0402

灵丘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灵丘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灵丘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灵丘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七月

灵丘县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委员会

编 委 名 单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光恩 王经文 王雁翔 孙 会

孙 轩 刘玉琮 汤如舜 李清桂

张 田 张向印 郝季春 赵成玉

郭 良 谢长政

主 编 杨志勤

副 主 编 王经文 郝季春

责任编辑 王雁翔

目 录

阎锡山派遣白志沂抢夺雁北抗日

- 政权亲历记……………康耀先 (1)
- 从旧话重提到军阀犯晋……………杨 诚 (19)
- 跟随叔父在太原战役前线……………杨永泰 口述
郭思俊 整理 (32)
- 一九四二年在南坡头辖区征收
公粮的回忆……………郭 良 (34)
- 灵丘中学的奠基人王子恩……………王士敏
李锡峰 (41)
- 丹心献祖国 歧黄济苍生
——缅怀父亲王室先生……………王新民 (44)
- 爱国中医刘瓚……………刘建勳 口述
刘宪孔 整理 (48)
- 县长郭飞天……………李清桂 (54)
- 我们的高钦县长……………李清桂 (62)
- 深切怀念孟维壁同志……………杨 诚 (69)
- 王 尊 文……………王世勋 (72)
- 辛亥革命中的杜尚化……………张进贤 (75)
- 一位有远见的女性……………刘宪孔 (79)
- 孟祥祉罪恶史……………王世勋 (85)
- 党的统一战线在灵丘老区的实践……………李清桂 (87)
- 灵丘“无人区”的斗争……………李清桂 (100)
- 灵丘商会史略 (1914—1945) ……郝宝钰 (104)

近百年灵丘三次重灾纪略·····	王世勋 (109)
李冠洋事略补遗·····	李 浩 (113)
李平山谈其父亲·····	王雁翔等 (127)
李冠洋早年的政治活动和临终遗愿·····	王世勋 (130)
曲回寺唐代石雕群冢考析·····	王培贤 (133)
灵丘境内长城史略·····	王培贤 (136)
载入《山西名人录》中的灵丘名人·····	王世勋 (139)
灵丘地名古今对照·····	王世勋 (142)
灵丘自古有冰灯·····	赵成玉 (144)
政协灵丘县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名单及 组织机构·····	(146)
后记·····	(148)

阎锡山派遣白志沂抢夺雁北 抗日政权亲历记

康耀先

解放前夕的太原市长白志沂，山西省灵丘县人。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是阎锡山同志会的候补高干。1939年夏季，阎锡山派遣他到雁北抢夺八路军根据地的人民抗日政权，同年秋季阎派遣笔者到雁北收编土匪王天存部与白会合，故知其抢劫政权的经过。

一、白曾任骑一军政治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阎锡山的晋绥军由雁北、晋北、太原节节战退到晋西、吕梁山区，至1938年任敌南下，侵占了晋中、晋南、晋东南整个山西的平川大地以及山区重要县城，各县旧政权随之土崩瓦解。此时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设在吉县，收容退军整编为四个集团军（兵团）八个军和炮兵工兵各一个师的正规部队。除傅作义率领35军返回绥远省（内蒙）敌后五原一带和孙楚率领43军转移晋东南阳城一带外，其余骑一军、33军、23军、61军、19军、34军等六个军及炮1师盘据在北起河曲保德，南至乡宁吉县一线之吕梁山区。

这时国民党军队均已建立政工制度，阎军的各军、师、团、营、连亦均加派政工人员，由他自己委任。骑一军有个

师长白濡清（之后升该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是傅作义师守涿州城的旅长）是白志沂的兄长，军长赵承绶保荐其弟（时任岢岚县长）为该军政治主任，并兼任该军民族革命干部分校教育长（阎锡山为总校长）。

二、派遣白为雁北行政十区专员

1939年夏初，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长官部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干会议”，阴谋夺取牺盟会共产党人建立的新军新政的领导权。会上提出所谓开展重新划分行政地区和整编新军的一元化领导，当时遭到牺盟会和新军新政领导人士的反对。会后阎一意孤行这个方案和他的旧军政高干决定，将全省划分四大行署，下属十八个专署。以八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兼任晋西北行署主任，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兼任晋西南行署主任，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兼任晋东北行署主任，各行署下辖若干地区专署。这时傅作义和他的35军已脱离阎的建制直属蒋中央，阎军又增加一个八十三军。

晋东南已有共产党八路军129师建立的晋冀豫边区政府。孙楚后又建立起行署政府于阳城县。晋西北已有八路军120师建立的晋绥边区政府，赵承绶后又建立了行署政府于兴县；晋东北已有八路军115师建立的晋冀察边区政府，因该地区无有阎军一兵一卒，故王靖国仍在晋西没有成立行署；晋西南位在长官部省政府肘腋之下；且设有共产党的边区政府，不需设立行署。但晋东北行署图上划定管辖雁北同蒲路以东的八个县为第十行政保安区，以西的五个县划归晋西北行署的第十一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杨集贤，副司令赵铭已在保德县驻扎。

当时山西境内抗日形势，雁北，晋东，晋西，晋东北都

是八路军控制着同蒲路、正太路的敌占区，晋东南有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决死一纵队、三纵队与敌交错控制着敌占区，还有阎军，中央军各一个军靠近河南边境，晋南中条山有新军212旅，213旅配合八路军遏制南同蒲之敌占区。还有中央军靠近黄河边，晋西南有山西新军决死二纵队，政卫旅控制同蒲路灵石至洪赵之间的敌占区，这一地带阎军较多，大部驻扎黄河边沿县，少部驻扎临近敌区之汾西乡宁山上，控制临汾至新绛稷山河津等汾河线之敌占区和北边汾离公路以南的敌占区，晋西北有八路军和山西新军决死四纵队，新二师、工卫旅控制北同蒲晋中晋北之敌占区，还有阎军33军骑一军两个军靠近黄河边。各个军事区的抗日政权，均有牺盟会共产党建立的县政府、区、村公所及组织起来的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后改民兵），儿童团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全省一百零八县有七十个县的县长是共产党员和牺盟会员，全省八个行政专署，其中有五个专员（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宋绍文）是共产党员，一个是民主人士（张佳轩），这新政权是在阎军溃退、旧政瓦解后建设起来的，这是自1937年9月日寇侵入山西，人民奋起抗日发展到1939年“十二月事变”前夕的抗战情况。

1939年仲夏，秋林高干会毕，阎锡山委任白志沂为第十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令白去雁北八路军根据地内接收共产党已经建立起的人民抗日政权。白十区正是晋冀察边区政府下属察南办事处的管区。白志沂到雁北不是向敌区开展政权，而是以阎锡山的法统名义，接收共产党领导的各县人民政府，使之复归于国民党的统治。

三、在晋西成立专署及出发经过

白志沂受命专员之后，即在晋西收罗人马组成专署的各个科室，并荐委八名光杆县长和由民干分校挑出五十多名男女青年学生做为行政基础。上级行署主任王靖国，由所属19军拨出一个钟有德整编团扩编为保十区两个保安团的兵力。钟和白同是灵丘老乡，由上校团长升为少将副司令（白兼司令）两人锦衣还乡自是高兴。另由骑一军拨出一个连的兵力，成为警卫专员和专署的特务连。阎锡山又委派张砚田（灵石县人）为同志会十区主任，省政府则派一名赵姓视察员随白一同前往雁北。这样把十区行政、军队、民运等人事和武器弹药配备齐全，于夏季六月间由西以岢岚县出发，浩浩荡荡奔往东北山区的灵丘县。当越过敌区滹沱河时，被原平县境之日寇据点发觉，开炮轰击和机枪扫射，白军被打的落花流水，弃尸扶伤跑上繁峙山区八路军根据地。稍事整顿后深入晋察冀边区根据地内，安然到达了阜平边界的灵丘县境下关镇安营扎寨。

四、下关镇成为十区首府

下关镇约有民商一千多户，是晋冀察三省的交界口。在没有铁路公路运输的时代，是吞吐三省货物运输交流的中枢。镇内十字大街商店、货栈、作坊鳞次栉比，抗战中依然物阜民定，市场繁荣。白的专署及其保安部队到此时，镇内驻有八路军一个营和灵丘人民政府等抗日机关。白的到达事前既没有通知，到后也未联系，即强行号住民房好院，悬出专署和司令部的牌子，贴出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的布告。把边区根据地下关镇及附近各村作为十区

专署的根据地，在其专署和司令部门外设岗放哨，警卫森严。在镇外各路口放出排哨班哨，并筑工事如临大敌。没几天，镇内的八路军和人民政府机关悄然转移他处。这时正是全国民族抗日统一战线高涨之际，共产党为避免发生摩擦，予以退让撤走，从此下关镇和附近各村便成了白的统治区。专署工作人员到各村宣传阎锡山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回来了，并张贴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委任白志沂为雁北第十区行政专员，管辖大同、怀仁、应县、阳高、天镇、浑源、广灵、灵丘等八县，接收各县的临时县政府，仰各界知照的布告。随即由保安团掩护工作人员到各村征粮征布和强购商民物资，支付“大花脸”票子，（系阎锡山的山西省银行印的十元纸币，色彩如同唱戏花脸）。当时雁北抗日区域流通边区票子，老百姓收下“大花脸”没有用处，但被枪杆子逼着，不要也得要。此时共产党的村干部均转入地下工作，村民选一村长的应付二战区的差事以维持秩序。

五、抢夺灵丘县人民政府县印

白志沂在下关镇扎定专署一个月时间，如何开展政权呢？首先就近接收灵丘、广灵两个县的县政府，但找不到人民政府及其县长的驻址，看来非用武力解决不可，于是他又任命保安团的一个营长李国才为灵丘县长，令李国才带领部队深入灵丘县境找寻人民县长及其县政府机关。9月21日该营摸到人民政府的驻地张家湾村，将村四面包围，搜查出县干部和县长（忘记人名）勒令交代县印文件，但遭抗拒。李国才即令士兵捆人搜身缴获了武器，从县长身上夺出县印并搜裹了文件案卷，即令跟随他的工作人员当起了科长科员，成立了新的县政府，并贴出新县长李国才自那日起接印视事

的布告。

白志沂闻报后，即在下关镇南街背后空场搭架木台木棚召开所谓“军政民庆祝灵丘县政府成立大会”，镇内各街及驻保安团的村庄遍贴红绿标语，庆祝李县长接任视事、统一山西政权等反动口号。会后一个月笔者去到下关巡视街市，开会地点的木架和撕烂的标语字迹仍很显目。据闻参会者除了白专署人员和保安团官兵外，老百姓只有穿长袍戴礼帽几个白、钟的亲友和地主绅士、看热闹的小孩，及用枪杆赶来的少数妇女老弱。在此之前，9月17日广灵县亦用保安团武力解散了人民县政府，另派郭三望为县长并组织新的县政府。

六、抢夺灵、广政权后的困境

白志沂抢夺灵、广两县人民政府成立他的政府后，各村政权仍在原来的村干部手里，白的村政干部无法在村立足。而下关镇和附近各村的人民，群起反对，用白灰在街道墙壁，到处刷写：“反对破坏统一战线”，“反对抢夺人民政权”，“打倒顽固派”，“打倒制造分裂，制造摩擦的白志沂”等标语口号，同时商号关门，村民躲避，拒不售货，拒不交粮，使其军政人员的生活陷入困境。白志沂自知理屈，愁眉苦脸，但不气馁仍与另六个光杆县长继续研究开展政权之法，其中笔者回忆起的有应县县长庞某（忘名），天镇县长冯天德，怀仁县长祝安惠，其他大同、阳高、浑源三县的县长忘名。当时浑源县的日伪县长姓李，是钟有德的岳父。

正当白专署陷入困境时，笔者带了一部坏了发报机的电台由恒山去下关见到白志沂，虽是初识一见如故，他握着我

手激动地说：“你带来的电台真是雪里送炭，我已有三个多月没有给长官联系了，我的电台经过津沱河被日军袭击将收报机跌碰坏了。”我说：“我的电台也坏了，坏了发报机，”他说：“正好相配，赶快发报与长官联系，先发我的，后发你的报告好了。”

他把我待为上宾朝夕相谈，给我一套新棉衣，一床新被褥，食宿在他的专署内。白志沂肥头体胖，满脸横肉，穿着一套新棉制服更显得臃肿，背操着手傲气十足，上街时有十几个带盒子炮手枪的卫士簇拥前后，并将带来的女学生纳为一妾。钟有德身穿黄呢军服佩武装带短剑，足着银刺马靴，胸章红边、领章金星，嘴上一撮日本小胡，外披黄呢斗蓬，威风凛凛，漫步街上，跟着四个马弁警卫，趾高气扬，俨然将军派头。张砚田是个大烟鬼，我早晨拜访他时刚由被窝爬起，哈气喷涕不止，此为我初见这三个头头的印象。

白志沂叫我每天参加他们光杆县长研究开展政权的会议，我提出另建立山西省的县政府，不要抢夺边区的县政府。值此抗战期间，一县并存共产党、国民党和日伪三个县政府各自为政是全国普遍的现象，并说应县、浑源两县政府的建立，由王天存部队掩护，保安团不宜分兵远处，得到他们的赞同。

七、我到雁北的任务

我是长官部的少校联络官，阎锡山派我带了一部电台到雁北恒山收编土匪王天存部，起因是该部代表刘观吾于1939年夏未来到秋林面见阎锡山，声称有两千人马、枪支，请阎收编。阎正需要在雁北有一支部队对抗共产党和开展政权，特为之高兴。委我随该代表前往该部收编为一个师，并令该

部在雁北尽量扩充，由阎拔给经费和补充武器弹药。阎又面谕笔者与他直接做雁北的情报工作。

该匪部众自称王旅，因绑票天天杀人，浑源人称“王肉铺”。我随该部代表于1939年中秋节前夕到达应县。听说王部已被八路军打散，匪首王天存人称王旅长带领三百多人逃到应县乔日成处，他的参谋长汪子和带领五、六百人投敌浑源城编成伪军，其他散众隐藏恒山及流串各地。我去到应县下社村乔日成司令部找到王天存。他一见我非常兴奋，紧拉我手说：“哈呀！老弟，你来的晚了一步，两个月前咱的部队还在恒山，虽被打散没有消灭。咱们再上恒山收容去，把汪子和叫出来，很快把散众集合回来，并能更大的发展，编一个师的队伍，决不成问题。”他引我即日面见了乔日成，介绍了我的身份后，说明他要上山收容队伍去，要求乔把他的人枪马发还即夜出发。

乔日成是应县的伪军保甲队，自称司令，有四五个大队一千五百多人的武装。分设据点统治着全县平川，有自给自足的经济基础，对抗着南山的八路军和阻碍人民抗日政权的发展。在其司令部下驻有察哈尔省主席张励生的代表狄则林和给乔部的电台，被张暗地收编为雁北纵队。城内驻有四十几名日寇兵，不知乔的内情，更对乔的跋扈无可奈何，只依靠乔部在城外对抗八路军，日军得到安全。王天存逃到乔处与乔结义成兄弟，他俩都是土匪出身，彼此各怀野心互相吞并，当王要求乔发还他的人枪上恒山扩大队伍去，乔与狄则林密谋“放长线钓大鱼”，迟早是乔的一口菜，下午乔令我们整顿部队，晚间我和王又去乔家辞行，同乔一炕吃了洋面饺子。饭毕狄则林说，我给乔司令王旅长算一卦，按你俩的名字测定，“乔离王不成，王离乔不存。”你们看，“天无

日即无天何能存万物，日无天即无日何能成万物，所以称柄必须一体。”说的大家都很信服。当时乔借给王两千元伪币并派乔的张朴大队送我们离开应县的北楼口。这天正是中秋节之夜晚，我与王并马而行到达浑源县境。翌日黑夜回到恒山王部老巢的刘官庄一带，老百姓都认识王旅的人马，亦不躲避，因为土匪不吃窝边草，只是共产党村干部转入地下了。

王天存虽是土匪，但打日寇却是一条硬汉子。自1937年日寇进攻天镇县，他捡拾武器聚众成队，在天镇、阳高、浑源公路、铁路以及敌人据点，曾袭击、伏击敌人三四十次，烧毁日军汽车百余辆，打死日军数百人，使敌人非常痛恨，并在1939年正月十五夜袭浑源城。进入城内杀伤敌人和掳掠日伪物资，出奇制胜，震惊张家口和大同之敌酋司令部，曾数次讨伐把他逼上恒山。王扎定根据地，经常下山打击敌人，使敌没有办法。但王部占山为王，杀害共产党工作人员，破坏人民抗日政权，曾在1938年间被八路军收编为一个独立团。不久叛变，自称独立旅与八路军为敌。

我随王上山后，每天派出小股人马四出各村及下平川联系散众、侦察情报和征要米面。我与王约法再不绑票杀人，部众也很听话。有一天发现一股黑马队土匪自称陆团（团长陆一平）有五百余众，由察南路过恒山，投奔乔日成去。我随王去陆住村（忘村名）说合，他看我们势力不大，不愿归服。我们在恒山呆了半个月，收容回散匪二百多人共有五百人的队伍了，并寻回他们失散的寡眷女人。忽探马飞报“有大批八路军靠近我们驻扎在各村。”我与王商定，在恒山难以存在，王带队仍回应县乔日成处，我带电台到灵丘下关找白志沂，给我们部队解决粮饷衣服问题，并用他的电台和闹

长官联系。商定后，十月上旬的一天，我俩在恒山分手，他西去应县，我南到下关。

八、八路军反击白志沂

我在下关镇住了约七、八天，还没等来阎锡山的复电。1939年10月24日夜晩，八路军突然包围了下关镇和附近驻有保安团的杨庄等村，均发生了激战。当时八路军人多枪少且无火炮，又缺乏机枪和子弹。白的保安团，每团有一机炮连，每营均有通讯排，连下各班配有轻机枪，掷弹筒、冲锋枪、步枪等，武器齐全，每个士兵满荷子弹手掷弹，团部司令部还有备用弹药，其战斗力比八路军强大的多。当八路军发起猛攻时，战士冲前火力不断被保安团火力反击下去。如此连续冲击，白部消耗的弹药多，八路军伤亡的官兵多。激战到半夜八路军以众胜寡冲入镇内占据了北半街。当时我与白志沂和专署人员聚集专署院内，院周围有他的特务连战斗警戒。白令我随他行动并掌握指挥特务连，我把配套好的电台令我台分队长背一报机，我背一报机，令一电台兵携带天线等物准备退却。

钟有德四处巡街，亲自督战。当八路军冲进镇内时，他押着退下阵地的一个营长白竹三跑到白志沂跟前请示执法，白竹三是白志沂的侄儿，白志沂提起手枪对准白竹三的胸口连声说：“你上！你上！夺回阵地！不然枪毙了你！”白竹三连退步答话，“是！是”，扭头向后转跑步回到他的队伍内。钟有德紧跟去，但八路军已扩占各个房顶院落，阻击白营不能前进。激战至25日拂晓，八路军四面发起冲锋，喊杀声，爆炸声响彻云霄。钟有德跑回报告诉白志沂说：“在八路军根据地内孤军作战不能死守了，赶快向南河滩冲出重围，”

上阜平山头集合部队，再作计议”。白即令突围，钟传令一个营后卫抵抗，一个营打开冲路，一个营两侧掩护专署和炮连、特务连出走。我背起一个电报机跟在白、钟的马后头，跑出镇外的南河漕，已不见白志沂的踪影。河漕两边山上的八路军射来的子弹如雨点般落在逃跑的人群中。我拼命的跑，在我左右前后跑的人有的栽倒，有的呼唤。我一口气跑出二里外，肚内痛的厉害。便倒在大石下喘气，看看前边没有超过我的人。一会后边跑上几个保安团士兵也倒在大石下，我卸下电报机，叫他们看看背后有无出血的地方，时已天亮，他们说没血，我才放心，这是急跑气血淤厥所致。稍憩，我又背起报机漫步上了山头，已是中午时分，进入山庄（忘名），找见白、钟，他们二人正在屋内抱头痛哭，说什么“对不起灵丘老百姓，对不起跟随他的人员，对不起伤亡的官兵”。我说雁北大势已去，赶快收兵回营吧（二战区行营），白看见我背出一个报机，说他那个报机丢了。要这个无用，扔了吧，同时派出便衣返回下关附近各村联络失散的队伍并侦察八路军的情况。

九、日寇军趁火打劫

白志沂保安团冲出下关跑上约二三十里处的阜平县山头村，这一带没有八路军。25日子夜，侦察员回报，日军由大同来到下关了，现在放火焚烧下关镇及附近河渐、杨庄等村，又得情报由察南、雁北各县增来的日军，多路扫荡汇合此处。八路军不知去向。日军趁火打劫，长驱直入深山根据地内，遂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白志沂反得意地说：“日军来了正好给我们解了围，他的目标是打八路军，我们在此正好安歇整顿部队。”

拂晓我们站在山头北望，下关一带大火冲天，烟雾弥漫。我不禁感叹：“昨日繁华大镇，今天变成灰烬，”更不知老百姓死的惨状，逃跑的如何安身？若非白志沂来此抢夺抗日政权，敌人决不敢冒险深入此地。这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呀！”

十、白志沂派我找八路军和谈

白志沂在阜平山头，呆了两天。失散的保安团均已联络回来，集中整顿后，犹恐八路军再来消灭他，决定派我和赵视察员去找八路军或找察南办事处主任王斐然和谈。就说：

“大敌当前，我们共同对敌，国共不要自相打了。一切行政问题各自请示阎长官和聂司令员解决，不再争夺了。”白派我俩为和谈代表，因我俩是长官部省府的人，站在第三者地位易于调解。我俩即夜出发。出发时白志沂交给我们两位根据地内的女工作人员，给我们带路做向导。我身带手枪，两位工作人员深怕假释带到山沟把她们枪毙，我再三解释，但一路上她俩时怀戒心，不与我们多谈。我忘了她们的名字。只记得一个三十来岁，河南人；一个二十来岁，灵丘人。

我们夜黑北行。绕过有烈火熊熊的村庄，向东北方的灵丘翻山越沟而行，一夜走出四十多里。天明后我们站在山头四望，渺无人烟，鸟鸣山涧，大地静寂。我们体困饥渴，急需找个村庄吃喝点并探听情况。看到沟那边有几家房屋，就直奔到村边，没有鸡叫狗咬之声，进村都是空屋无人。女工作人员说：这是敌人进入根据地内各村都“坚壁清野”了。忽看见村外有四个民兵尾随我们也进了村。他们怀疑我们是汉奸，我给他们看过我的二战区长官部护照，让女工作人员跟他们讲话，即引我们到一家民房休息，并找来小米、腌菜，劈